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Beatriz Basto da Silva**

施白蒂 著



澳門基金會

出版

**Fundaçao Macau**

Colecção Traduções  
Macau

澳門編年史

# 澳 門 編 年 史

施白蒂 著  
小雨譯

澳門基金會 出版

K296.59  
S566



A0750241

澳門譯叢

## 澳門編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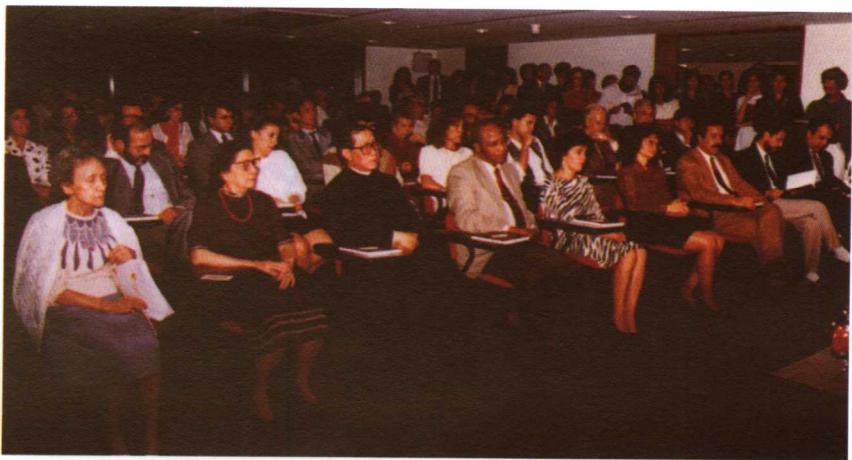
作 者：施白蒂  
翻 譯：小雨  
編 輯：曹晉鋒  
封面設計：譚頌華  
出版：澳門基金會（澳門郵政信箱 3052 號）  
版次：1995 年 7 月第一版  
印數：1500 本  
排版：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 價：澳門幣 80 元

ISBN 972-8147-70-8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作者及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黎祖智博士和教育司副司長巴埃塔·內維斯博士。



1992年10月在教育司會議廳舉行的葡語版《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發行儀式。

4W551/06

## 作者簡介

施白蒂(Beatriz A. O. Basto da Silva)1944 年生於葡萄牙的阿納迪亞，在科英布拉大學獲歷史學士學位，其歷史學論文的題目是：“安東尼奧·卡埃塔諾·多·亞馬拉爾的歷史觀”。

她在澳門已歷二十二年，擔任中學歷史教師、政府文化委員會委員、澳門土生葡人教育協會成員、仁慈堂教友，1992 年起兩度被任命為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1991 年被委任為澳門立法會議員。

她曾參與過多種課程和會議，還在澳門擔任過其他重要職務，例如師範學校校長(在該校創立了《澳門史》學科並任教，是該學科計劃的制訂者)，從 1979 年建立澳門歷史檔案室起至 1984 年擔任該室主任。

她是著名的本澳歷史研究人員，著述頗豐，多次在研討會上演講，為澳門和葡萄牙文化雜誌撰寫過許多文章。其著作有：《澳門歷史基礎知識》(澳門教育司出版，1986)、《澳門的標記——論文集》(澳門市政廳出版，1986)、《馬六甲：過去中的未來》和《在馬六甲發現葡萄牙》(均為教育司出版，1989)。上述論文和文章中，我們要強調以下幾篇：《澳門現存的“葡國魂”版本》、《十七世紀的澳門與暹羅》、《幾封書信——一個肖像：北京教區主教亞歷山大·科維亞(湯士選)(D. Alexandre Gouveia)》、《十六和十七世紀葡——荷在印度與澳門之間的爭鬥》、《范禮安(Valignano)神父和澳門活字印刷術四百年》(文化雜誌第 6 期)、《葡國牙在東方的存在》(CTT. 1989)、《遺產》(澳門文化組訪問果阿特刊，1990 年 12 月)、《澳門土生葡人身份特點》(拉丁文，科英布拉，1991)、《富饒的馬六甲》(“澳門”雜誌第 39 期，1991)、《匯合點——出發點——重要之點：澳門》(葡萄牙旅遊雜誌第 6 組第 4 期，里斯本，1990)。

施白蒂還曾在其專業領域數個課程授課，參加過政府和澳門教區建立的幾個委員會，是國際檔案委員會委員和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

施白蒂多才多藝，她曾由高秉根基金會贊助完成巴黎的一個自選繪畫課程，並在科英布拉和波爾圖音樂學院學習鋼琴。

# 卷首語

手頭沒有一本編年史，便無從研究歷史，不僅為了科學目的如此，即使出於好奇心亦然。

迄今已在遠東出版的無數著作，尤其是中、日、英文著作，提供了這一必不可少的幫助。

這就是近年來我一直試圖以其他葡萄牙學者和我本人出版的論文為基礎，為澳門歷史完成一部這類工具書的原因所在。

寫出一本綱要性的，例如專著式的編年史，必須嚴格地局限於最基本的內容。

然而，我試圖提供的是一個感人的編年史場景，幫助人們通盤瞭解從十六世紀以來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和該存在的形式直至二十世紀的光輝發展。

在重視資料和對其進行發揮之間保持平衡，總是難以做到。這是因為，一方面，客觀的任務並非吸引和服務於與歷史問題無關的專家；另一方面，撰寫編年史的歷史學家必須反對因循守舊、人云亦云的主觀傾向，必須嚴格選材，必須不脫離時間——空間——重要性的座標。

因此，我們認為，不僅僅從科學角度看到的歷史事實才對編年史具有重要性；在提供資料、澄清史實方面有着巨大的靈活性餘地。對於藉着這一幫助的研究人員來說，最不起眼的資料都是珍貴的線索。

於是，困惑出現了：要走多遠呢？在編年史中，對當今的使用者來說，細節與根本之間的均衡何在呢？

憑心而論，儘管參閱了大量對本書有用的資料，但我依然惴惴不安，對最後的結果中存在的不妥之處感到後悔。好在像這樣的作品再版時總會汲取有價值的批評意見和本人永不停歇的探索的成果，以進行修改和增補。

不過，我希望在參攷書領域提供一套有用的資料，在這個如此專業化的時代查閱起來實用、快捷。

所使用的各種資料來源毫無共同之處，我也不想在風格上強求一致，而是通過比較和對照使之真實可信。然而，鑒於各種材料五花八門，色彩紛

呈，所以在許多情況下保留了原文的用語和結構。

我取材的文獻和圖書種類繁多，來自不同的時代，來自不同的語言，尤其是拉丁語。在每種語言中，又不乏因為字義學和正義學的發展而產生的差異。因此，對於人名地名，在弄清真實所指之後，採取這樣的辦法：如為歐洲的，就使用古體字；如為中國的，則使用羅馬字母拼音。

一般說來，對每種情況，都按照資料來源的寫法。但是，對中國朝代和皇帝的名稱，必須盡量嚴格，這是因為，即使考慮到中國各種方言的模式，也會有多個可供選擇的拼音方式。因此，我採用了本澳現行的正式標準，這個標準是在 1985 年第 40 期政府公報上公佈的 10 月 11 日第 88/85/M 號法令中規定的。

在多數情況下，對每個事件均按年、日、月指出發生的日期。有時候也遇到解決不了的疑難。每當發現有不一致或應當印證之處，我便對各種資料進行比較、對照。我認為，我本人不應當下結論，因此，所作的選擇——評論也一樣——應留待讀者去加以評議。

既然本書已經按照這種方針付印，那麼就只能在下幾卷中（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才改為遵照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規範性建議了：年、月、日。

我得知本澳一些公共機關，尤其是文化司署，正在搜集整理澳門歷史方面的基本資料以備自用，於是就設法對這一工作提供一些幫助。

因此，我向他們索要已收集到的 1513 – 1625 年這一時期的大事記副本，尤其是中文資料，儘管任何其他資料對我都是有用處的。我並且提出，如有必要，我可以促進其翻譯工作。

澳門文化司署發來一份公文，說目前只能提供處於編寫的最後階段的參攷書目，但尚無翻譯十六世紀中國文獻資料的計劃，而我感興趣的正是這個時期。

對於早期中文資料這一空白，切望在短期內得以填補。

當然，由於佔有的例證無多，所以無論西方的資料還是東方的資料均不是不偏不倚的。但是，只要對其進行比較，我們就能擁有資料，找出其匯合點，達到公正的立場，使雙方均不失尊嚴，更重要的是讓事實真相水落石出。

施白蒂

## 題詞一

本書雖然僅以“編年史”為書名，但包括了澳門歷史中許多有趣的細節，遠不是一本枯燥無味的大事誌。它向我們提供了完整的文獻——作者並非整理我們檔案的先驅——和適當的參攷書目，這對研究人員和學者們極為有用。

祝賀學識淵博的作者，祝賀她提供了這樣一部精彩紛呈的教學式著作。

潘日明

(葡萄牙歷史學院通訊院士、亞洲史學家國際協會會長、海外歷史學會會員、麥索爾·卡爾內羅學會創始人，並自從 1961 年該會在澳門建立以來連任會長。)

1992 年 3 月 13 日於澳門

## 題詞二

施白蒂，在澳門二十二年。這是她熱愛這座以上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熱愛其歷史、遺產和人民的二十二年，是在各方面從事卓有成效的活動的二十二年：仁慈堂教友；多個協會成員；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記者、作家；多部書的作者；澳門電視台以及公職活動、全國性和地區性慶祝活動的演講人，並向數個訪問本地區的貴賓代表團演講；澳門政府和教區的撰稿人，並且總是有求必應；她還是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

一句話，施白蒂博士迷上了澳門，熱愛澳門，完全可以稱為本地的女兒。人們往往這樣，一旦熱愛，就無限熱愛，甚至到了把為其服務視為歡樂的地步。她正是這樣做的。

這是她在公共生活中的情況。如果說她在公共生活中以其語言和文字在當地教學和新聞界堪稱了不起的教育家的話，那麼在私人生活中則是個堪稱楷模的賢妻良母。

最重要的是，她是個身教勝於言教的模範天主教徒。

文德泉神父

1992 年

(從 1984 年 10 月 15 日起為蒙席名譽主教，東亞大學名譽博士；葡萄牙歷史學會、里斯本天主教大學海事學會和科學學會名譽會員；里斯本地理學會通訊會員。)

## 自序

經過考慮之後，我認為，關於十六和十七世紀的本書第一卷應當改動的僅僅是一些補充資料，以使關於十八世紀的第二卷以更為現實化的面貌呈獻給讀者。正如在上一卷中已經提到的，在年、月、日的順序上現在遵循了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規範性建議。然而，在使用的原始資料、人名、中國人名地名的拼寫上仍然沿襲原來的方法。如果對同一個詞或詞語產生疑問，讀者可以在索引中找到確定不同寫法的鑰匙。

我決定把為前幾個世紀列出的參攷書目重新刊登，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也包含了十八世紀的資料；當然，增添了現在查閱過的其他作品。

澳門政府知道讓我做的是教學領域以外的工作，它令人感激地提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從最初一刻起就保持了我對教育司的“編年史計劃”所作承諾的連續性。

我出任管理委員會成員的澳門基金會不僅把“編年史”納入其工作計劃，而且根據該會崇高的宗旨豐富了本書的範圍，例如應當有助於“放慮、研究和宣傳澳門”，使其本身的特性更加突出。

在這一卷已經處於完成階段的時候，我開始擔任上述職務，並且幾乎立即又開始從事立法會議員的工作。沒有耽擱……太多！然而，儘管我傾心於此，但出版速度畢竟因為所在的立法會的優先性和期限性而受到影響。況且十九和二十世紀要求更多的研究和對評論的收集工作。

缺少澳門歷史方面的基本資料，尤其是有關共同感興趣的中國方面的資料來源，仍然阻礙了我的研究工作，這類資料是會對我有極大的幫助的。

在把這部作品奉獻給讀者的時候，但願能在這個領域提供一點幫助，並且從總體上能激勵人們瞭解和研究這一通過匯合性對話連結着葡萄牙和中國的歷史。

施白蒂

1993年1月於澳門

## 編者按

在紀念葡萄牙大發現五百周年之際，編寫一部“澳門歷史”的工作更加表現出迫在眉睫。“澳門編年史”作為一部資料翔實的著作，是編寫“澳門歷史”的資料基礎。

黎祖智政務司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的首發式上指出，希望學者專家們致力於“澳門歷史”的編纂工作，並表示澳門政府對此極為關心。“澳門歷史”的編寫成功，將是中葡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中葡兩國人民共同的財富。

“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及第二卷的相繼出版，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傳播媒介競相報導，專家學者亦相繼來信，發表評論。這給予了我們很大鼓勵。

本書係“澳門編年史”第一、二卷合印本。

# 總目錄

卷首語 .....	I
題詞 .....	III
自序 .....	V
編者按 .....	VI
十六世紀編年史 .....	1
十七世紀編年史 .....	30
十八世紀編年史 .....	69
澳門教區主教和署理主教名單(十六—十八世紀) .....	203
澳門兵頭和總督名單(十六—十八世紀) .....	209
中國皇帝名單(十四—二十世紀) .....	219
參攷書目 .....	221
鳴謝 .....	236

# 十六世紀編年史

- 公元前 479 年 4 月 3 日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二歲。這位出生於山東的哲學家第一次指出:“西地之民中有智者”。
- 1415 年 葡萄牙人征服休達。被視為由航海家唐·恩里克親王(D. Henrique)推動的大發現事業的第一步。
- 1423 年 永樂年間,北京成為中國首都。
- 1494 年 葡萄牙與西班牙簽署托爾德西拉斯條約 (T. Tordesilhas)。
- 1498 年 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抵達印度。
- 1499 年 華士古·達·伽馬回到里斯本,向葡萄牙女王獻上中國瓷器等禮品。
- 1500 年 彼得羅·歐華利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率領的葡萄牙人第二次遠征印度。
- 1500 年 葡萄牙駐科澤科德的兵頭在中國城堡(中國人的古堡)得到安置。
- 1502 年 葡萄牙出現了坎蒂諾平面球形地圖,圖中包含當時歐洲對遠東海岸線所瞭解的最古老的準確概念。
- 1505 年 唐·洛倫索·德·阿爾梅達(D. Lourenço de Almeida)發現錫蘭,並於 1506 年在該島立碑,命名為達羅邦納(Taprobana)。
- 1505 年 葡萄牙國王致信西班牙國王,通報葡萄牙人的功績,其中提及“Malchina”(鮮為人知的中國)。
- 1506 – 1521 年 中國武宗,或正德皇帝在位,奉行某些對西方的開放政策。
- 1506 年 (4 月 7 日)著名的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ao Francisco Xavier)在西班牙納瓦拉出生,1552 年在上川島逝世。
- 1508 年 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命令狄奧戈·洛佩斯·德·塞格依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探察”馬六甲並“打聽秦人”(Chins)。
- 1509 年 (9 月 11 日)狄奧戈·洛佩斯·德·塞格依拉奉國王唐·曼努

	埃爾之命抵達馬六甲，盡量搜集一切有關中國人在馬六甲貿易的詳細情報，以及一切與中國人有關的重要資料。塞格依拉遇到了中國帆船，但由於馬來亞人的敵對情緒而未能完成使命。為避免受虜只得匆忙逃走。然而，確有數名葡萄牙人在馬六甲被俘。
1509 年	魯依·德·阿拉烏若(Ruy d'Araujo)從馬六甲監獄中寫信給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描述當地情況並提及“秦人”(Chins)。他捲入了對第一位踏入琉球群島的葡萄牙人的攻擊，提供了該島嶼的有關消息，並稱該島居民為 Gores 或 Gaores。這是歐洲對這些名稱的最早的記載。
1510 年	葡萄牙依靠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佔領果阿。
1511 年	(7月1日)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在馬六甲停泊，準備進攻該市。馬六甲國王扣押了五艘中國船，企圖利用它們攻打達魯(Dalu)國王，船上的中國人非常憤怒，自願幫助葡萄牙人攻打馬六甲，但遭到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的拒絕，這是出於政治原因，並且因為他希望中國人成為葡萄牙人有能力攻打該市的證人。然而，他接受了帆船，用於葡萄牙人登陸。中國人對他非常欽佩，主動提出駕帆船回國時把其使臣送到暹羅，這些中國人向皇帝稟報時說了葡萄牙的好話，所以當馬六甲使臣請求中國幫助攻打葡萄牙人時，皇帝置之不理。
1511 年	(7月1日)阿豐索·德·阿爾布克爾克要求交還被俘的葡萄牙人。鑑於要求未被接受，他於 1511 年 8 月 15 日佔領該城。在阿爾布克爾克的官兵中，有若熱·歐華利斯(Jorge Álvares)，當時任“聖·胡安·魯梅沙”號艦長。
1511 年	阿爾布克爾克派遣葡萄牙使臣去暹羅、勃固等地，並派出航海家尋找生產香料的島嶼。
1512 年	(4月1日)阿爾布克爾克致函葡萄牙國王，在提及的諸多材料中，曾說“馬六甲是中國商人之集散地”。
1512 年	當王國發布“第一冊曼努埃爾旨令”時，每年有近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前往東方。

- 1513 年      若熱·歐華利斯從馬六甲被派往中國。他在屯門島立上一塊王國紀念碑。其兒子在此行中死去，他把兒子的屍骨埋葬在石碑旁邊。屯門位於何處？是今天的伶仃島呢，還是在伶仃和南頭市之間？或者是上川島一個港口？（參閱《皮萊資的東方遊記》第一卷，第 120 頁，1944 年倫敦出版。）
- 1514 年      (1 月 6 日)馬六甲兵頭魯依·德·布里托·帕達林(Rui de Brito Patalim)致函曼努埃爾國王，稟報已派一艘載有胡椒的帆船隨其它中國帆船前往中國。隨同船隊前往的有五位葡萄牙人，其中兩人在葡萄牙國王的帆船上，他們一位是行政長官，另一位是文書。
- 1514 年      (1 月 7 日)托梅·皮萊資(Tomé Pires)從馬六甲致函葡萄牙國王，稟報說由若熱·歐華利斯指揮的一艘陛下的帆船同另一艘船前往中國尋求購買商品，此行開支將由國王和本達拉·尼納·沙圖分擔。
- 1514 年      (4 月或 5 月)若熱·歐華利斯從中國返回馬六甲。
- 1514 年      皮萊資在馬六甲完成《東方遊記》，其中包括在亞洲各國進行的調查，有對中國和中國的大段描述，稱中國為 Catai，稱北京為 Cambaluc。材料是間接獲得的，因為他本人只是後來才到了中國，但資料卻都有根有據。
- 1515 年      (1 月 6 日)安德烈·科爾薩利(Andre Corsali)從印度致函意大利梅迪西公爵(Duque de Medici)，提到葡萄牙人已找到了中國。
- 1515 年      (1 月 8 日)馬六甲兵頭(若熱·德·阿爾布克爾克)致函唐·曼努埃爾國王，稟報若熱·歐華利斯的消息。
- 1515 年      (4 月 7 日)阿爾布克爾克兵頭在攻打柯欽、霍爾木茲、果阿和馬六甲時的戰友、當時為擁有十七艘兵船的洛博·蘇亞雷斯·德·阿爾貝加利亞(Lopo Soares de Albergaria)艦隊中一艘的船長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得拉德(Fernão Peres d' Andrade)受命與其它兩艘船一齊前往廣東。另兩艘分別由洛博·法爾貢(Lopo Falcão)和若熱·馬斯卡雷尼亞斯(Jorge Mascarenhas)指揮。

- 1515 年 (11 月 15 日)吉奧萬尼·德·恩波利(Giovanni de Empoli)從印度致函意大利,通報葡萄牙人的第一次中國之行。
- 1516 年 (1 月 17 日)皮萊資從柯欽致函唐·曼努埃爾國王,通報運回某些外國藥材和有關的詳細記載,並請求不再從歐洲運送藥品,因為會受氣候影響而變質。另外,通報大黃得來非常容易,說是一些中國人送給他的禮品。
- 1517 年 (6 月 17 日)印度總督洛博·蘇亞雷斯派遣的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得拉德的船隊從馬六甲出發前往中國,船上有作為使臣的藥劑師及自然學家皮萊資和已經去過中國的若熱·歐華利斯。
- 1517 年 (8 月 15 日) 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得拉德的船隊抵達屯門,在那裡遇到了先期到達的杜阿爾特·科埃略(Duarte Coelho)。九月底,他們一起前往廣州。費爾南·安得拉德善於外交,讓若熱·德·馬斯卡雷尼亞斯訪問了中國沿海諸多城市,用禮品播下了理解的種子。船隊在得到允許皮萊資進京的命令後,於 1518 年 9 月底返回馬六甲。皮萊資則在 Lantao 等待出發。
- 1518 年 西蒙·德·安得拉德(Simão de Andrade)從印度前往中國“尋找皮萊資”,於 8 月抵達屯門。他未經允許擅自修築工事、建起炮台、堡壘、哨所,象對待非洲沿海的黑人一樣對待中國人。後來,他們驅趕中國商船,俘虜船員、掠奪錢財和商品,允許其成員肆意搶劫百姓,俘走他們的妻子並任意欺侮蹂躪。從而使皮萊資和馬丁·阿豐索·德·梅羅(Martim Afonso de Melo)的使命產生積極效果的可能性化為烏有(參看 1521 年)。
- 1519 年 (4 月 19 日)向中國水兵督頭下達徵收貢品和商品的規章。在該規章中有中國關於處理死者財產的最古老的記載。
- 1519 年 葡中關係繼續因葡萄牙商人在珠江一帶的活動受影響。
- 1520 年 (1 月)若熱·歐華利斯回到馬六甲,在保衛該城中功績顯著。鑑於中國的禮儀繁雜,這時托梅·皮萊資才從廣州出發,帶領三艘划槳快船和絲綢帳蓬,在南京停留很長時間

	後前往北京。關於皮萊資，若奧·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評論說，“因為他是藥劑師，在印度挑選送往王國的藥物，所以並無多少資格，不過他擔當此項任務最為合適，這是由於他除了是人才外，還善於文筆、勤學好問、知識豐富，深受衆人喜愛。然而，由於馬六甲會長使臣曾在皇帝面前告狀，葡萄牙人名聲不佳，皇帝擔心葡萄牙人會象佔據印度一樣佔領中國，所以沒有立即接見於 1521 年 1 月 11 日到達北京的皮萊資。就在遲遲不接見的時候，皇帝去世了。
1521 年	(或正德十六年)據《明史》記載，這一年發生的衝突可能是造成皮萊資死心的原因。《明史》說繳獲了一門以使用人佛朗機(葡萄牙商人)姓名命名的大炮，並運往帝國政府研究和檢查(參閱 1522 年 7 月 10 日)。
1521 年	唐·曼努埃爾任命馬丁·阿豐索·德·梅羅(Martim Afonso de Melo)為使節，並要求當時印度的總督唐·杜阿爾特·德·梅內塞斯協助他。
1521 年	(1 月 18 日)武宗皇帝於北京病逝(見 1506 – 1521)，未能接見皮萊資使臣。根據傳統，皮萊資應離開北京，退到廣州，等待新皇帝是否肯於接見的消息。
1521 – 1566 年	武宗之子世宗繼位。他戰勝了韃靼人並阻止了日本人。
1521 年	(4 月 5 日)唐·曼努埃爾派往中國的使臣馬丁·阿豐索·德·梅羅的船隊從里斯本出發。船隊由馬丁·阿豐索·德·梅羅、華士古·費爾南德斯·科烏蒂紐(Vasco Fernandes Coutinho)、狄奧戈·德·梅羅·科烏蒂紐(Diogo de Melo Coutinho)和彼得羅·霍門(Pedro Homem)分別指揮的四艘船組成，並將與馬六甲的杜阿爾德·科埃略(參閱 1517 年 8 月 15 日)和安布羅希奧·多·雷戈(Ambrósio do Rego)(參閱 1522 年 7 月 10 日)的船匯合。
1521 年	(5 月 22 日)鑑於武宗皇帝逝世，皮萊資使團被請出北京並退往廣州。由於西蒙·貝雷斯·德·安得拉德在屯門島的肆意妄為，這時廣州當局已接獲捉拿運氣不佳的使團全體成員的命令。